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the Cultural Institute.
天津大學藏明末萬老高閩商航海圖(原圖)

www.icm.gov.mo/rc



牛津大學藏明末萬老高閩商航海圖研究

周運中*

本文認為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新發現的明末航海圖繪製於1610-1624年間，作者是一個活躍於東洋航路的閩南商人。他對西洋航路不太熟悉，所以圖上西洋部分有很多錯誤，或不詳細。他熟悉特爾納特島的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分區，很可能是往來於中國、摩鹿加群島和日本之間的商人。此圖的底圖參考了西方地圖，中國部分以中國地圖為底圖，把中國傳統的針路圖經和西方地圖完美地結合。此圖和《指南正法》關係密切，該書側重東洋航路，而《順風相送》側重於西洋航路。

最近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發現一幅明代中文古地圖，經過修復，此圖得以重現於世。此圖是1659年英國律師 John Selden (1584-1654) 去世後捐贈給牛津大學的藏品。有英國學者認為，此圖是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英國東印度公司駐萬丹 (Banten) 商館人員從福建商人手中購得；卜正民 (Timothy Brook) 先生認為，該圖是定居在巴達維亞 (今雅加達，Jakarta) 的福建商人繪製，因為這幅圖和向達先生早年從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抄回的《順風相送》、《指南正法》是同一時期的作品，而這兩種海道針經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職員帶到阿姆斯特丹的，所以這幅圖也是由荷蘭東印度公司職員帶到歐洲，而非經由英國東印度公司之手。錢江先生認為此圖和《順風相送》如出一轍，祇是該圖的文字更加簡略。他認為此圖創作於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的福建南部，因為有閩南商人到萬丹貿易，所以被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收購，被帶到英國。1600年前後，萬丹是東南亞最重要的胡椒貿易地，此時巴達維亞還在草創時期，無法與萬丹競爭。⁽¹⁾

圖上的中國東南航路都是從閩南的漳州、泉州一帶出發，所以作者應該是閩南人，此點可以成立。但是作者的具體情況，還值得進一步考證。此圖和《順風相送》、《指南正法》的關係，也要繼續探究。

地圖的作者

此圖作者一定是個平民，因為圖上多用俗字、別字或諧聲字，比如浙江的衢州寫作渠州，江西的撫州用簡化的撫字，山西的潞安寫作路安，洞庭湖寫作洞庭湖。

此圖作者是閩南人，所以圖上到處都是花草和大樹，黃河源頭的青藏高原居然也畫了南方才有的竹林和熱帶才有的棕櫚樹。作者可能長期在南洋活動，或者因為沒有讀過太多書，否則一個飽讀詩書或到過北方的福建人不可能不明白中國北部的環境和嶺外大相徑庭。

此圖作者對中國邊疆多不熟悉，貴州省城南面有個地名是宣慰，其實宣慰是通名，不是專

* 周運中，現任廈門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名，這個宣慰司是貴州宣慰司。此圖作者對江浙地理不熟，淮安、揚州、常州、松江居然被東西並列。連江浙地區都這樣，更不要說是北方了。

此圖的東北地區除了標出遼東，還有五國城和金阮上都，後者是金朝的上京會寧府（今哈爾濱市阿城區），這種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後者不但標出當時地名，還標出歷代國都。

圖上從泉州出發的航路，在中國海岸最北到達長江口，所以圖上江南海岸多數沒錯。在溫州東部海上，去日本的航路和到長江口的航路分開。

此圖作者似乎也不熟悉南海西部，所以圖上居然把廣西的廉州標註在海南島，把海南島東部的七洲、獨豬都標在海南島，把海南島的瓊州、儋州（圖上寫為擔州）標在大陸。不過圖上的萬里長沙是西沙群島，其南面的萬里石塘是南沙群島，二者無誤。

據〈鄭和航海圖〉及《順風相送》、《指南正法》針路，越南中部的靈山（今達別山，Da Bia）是一個重要的航海節點，從中國來的船隻在此處分道揚鑣，一路向南到爪哇，一路向西南到柬埔寨和泰國，還有兩條線路到馬來半島，圖上居然沒有標出靈山這個地名。

作者不熟悉的還有泰國灣，圖上有個慈字，還有不清楚的幾個字，應該是真磁、假磁，向達先生已經指出即真嶼、假嶼。⁽²⁾ 此外別無地名，說明作者對這一帶不熟悉。

圖上爪哇島地理也錯了，饒洞在今爪哇島，其東部的磨里是巴厘島（Bali），再東的里嗎在今松巴哇島（Sunbawa），再東的池汶是今帝汶島（Timor），圖上居然把這四個島畫成一個島，可見作者對這一帶是極不熟悉的。

《東西洋考》卷九〈舟師考·西洋針路〉說：

磨里山，即《星槎勝覽》所謂彭里者也，俗尚寇掠。用單乙三更，取郎木山。郎木山，

山下有三吧哇嶼，嶼前有老古淺。用單卯五更，取重迦羅。重迦羅，舶人訛呼高螺，《星槎勝覽》曰地與爪哇界相接，高山奇秀，內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萬人。用單卯針五更，取火山。火山內是里馬山，有真里馬，假里馬，過火山門，用辰巽針二更，取大急水。⁽³⁾

郎木山是龍目島（Lombok），三吧哇嶼即松巴哇島，重迦羅即 Tenggara，火山門是松巴哇島和 Sangeang 島之間的海峽。

不僅如此，到池汶的針路其實也是錯的，圖上磨里到里嗎都是乙卯，里嗎往東突然變成辰巽和巽巳，然後是乙和乙卯，其實這一段改變方向的針路是穿過松巴哇島和佛羅勒斯島（Flores）之間的海峽，進入南面的薩武海（Laut Sawu）的，但是在圖上全在北方。《順風相送》的〈萬丹往池汶精妙針路〉可以證明，其言：

用乙辰三更，取麻離大山。用乙卯三更，取郎木山。乙卯八更，灣內是三吧哇大山，不可入灣。灣尾盡，見有昆宰平嶼二個，嶼頭有老古淺，石坪看頭仔細。用乙卯針三更，見一員嶼，取高螺大山東頭，山尾有三個饅頭嶼，一大二小似饅頭樣，內有灣，遠看成門，與麻離大山相對。連用辰巽五更，取火山門過，門右邊山尾，近看似山寨，嘴頭有老古淺，東邊是火山二尖，東邊山尖高，西邊山尖出火，船近火山，進門妙。過門，右邊有灣，好泊船，待流水過急水門祭獻。單巽更半，取急水門，右邊是色力礁牌港，門中有嶼一列，四五個，不可近，東邊有老古坪，對中央流勢是。丙午更半，取單戎武岩。山頭邊看是鵝角樣，嘴頭，開有嶼，流水甚急。出門外，用乙辰三更，取髻仔山，山尖似髻樣。對開，南邊有見巡巴山港口，亦出香。前去見雲螺二大小山，用乙卯針八更，見蘇律門，乃是佛郎所住之處，在左邊，右邊是池汶山。



呂宋島中部

麻離大山即巴厘島，急水門是松巴哇島和班達（Banta）島之間的海峽，色力礁牌應該是克力牌礁，即 Kelapai 島，巡巴山是松巴島（Sumba），髻仔山在今佛羅勒斯島西南。

《東西洋考》卷九〈舟師考·西洋針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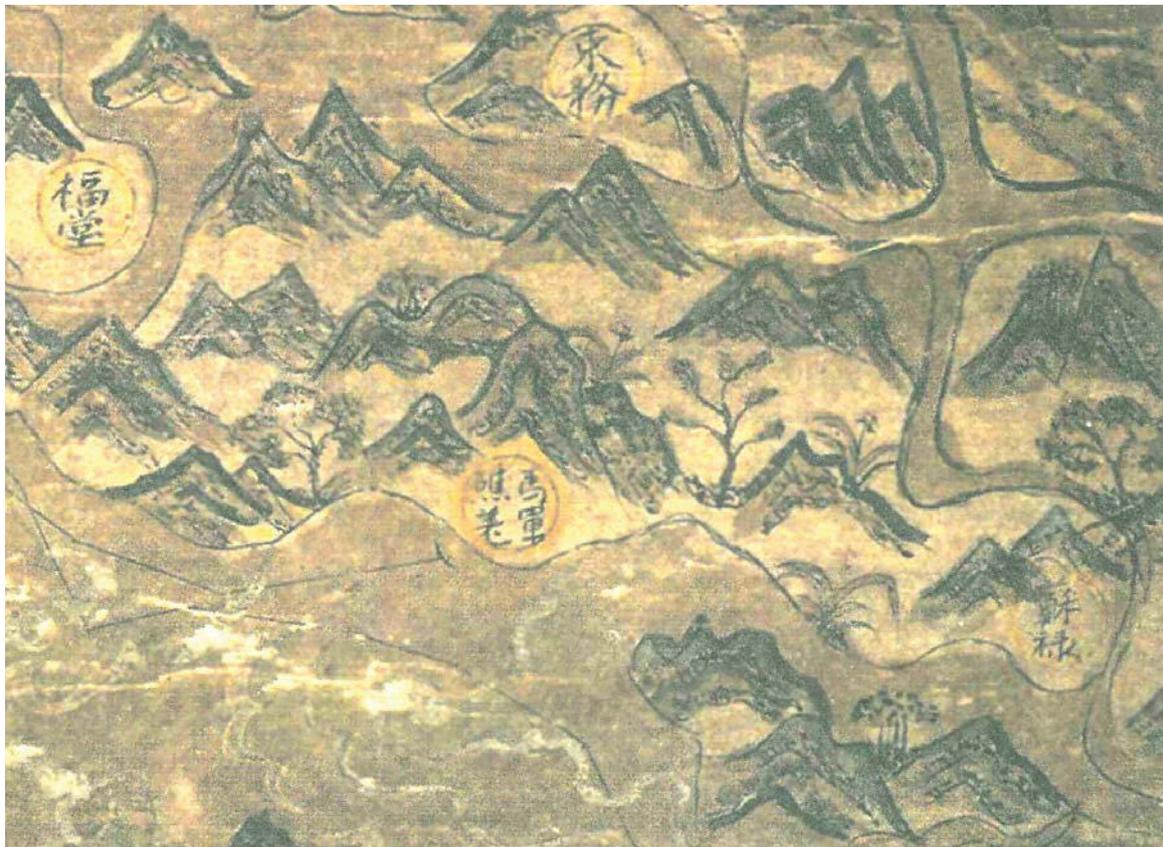
大急水，一名雙牌，水深，流急。出門，用乙辰針三更，至髻嶼。髻嶼，用乙卯十更，取大雲螺、小雲螺。大小雲螺，又乙卯針，六更，單卯針，七更，取蘇律山。蘇律山，有紅毛番居此，不宜進泊。用乙辰三更，收山，取印嶼。印嶼，用單卯針二更，至美羅港，即是池閩。池閩，即吉里地閩，是諸國最遠處也。

此處不提松巴島，從髻仔山向東到大小雲螺，即佛羅勒斯島南部的 Wolo 山，主峰2,130

米，東面有 Wolo Beo 峰(1433米)，北面有 Wolo Bobo峰 (1,400米) 和 Wolo Pago 峰 (1,350米)，再向東到蘇律山，即今索洛島（Solor）。在《順風相送》中，索洛島還是佛郎（葡萄牙）人所住，到《東西洋考》成書時已經被紅毛番（荷蘭）人佔領。

在爪哇島、巴厘島、帝汶島的北面也有錯誤，圖上把馬辰（班賈爾馬辛，Banjarmasin）、傍伽虱、唵汶畫在加里曼丹島上，東面還有一個很近的島上標有援丹，其實馬辰在加里曼丹島南部，傍伽虱是今蘇拉威西島（Pulau Sulawesi）的望加錫（Makassar，即烏戎潘當，Ujung Pandeng），唵汶是今安汶島的安汶（Ambon），援丹即班達島（Banda），說明作者對今印度尼西亞的大部分地區也不熟悉。

作者熟悉的是東洋航路，比如呂宋島（Luzon）和臺灣之間的海峽標註：“此門流水東甚緊。”



馬軍礁(羌)[老]、蘇祿

圖上祇有這兩處標註洋流，另外一處是日本屋久島 (Yakushima) 附近標註：“野故門，水流東甚緊。”野故即屋久島。呂宋島北部連標大港、射昆美、月投門、香港、南旺、台牛坑、玳瑁共七個地名，南面還有扒鼎安、呂宋王城兩個地名。不過圖上的航路不到這七個地名，而是從閩南海域直航到呂宋王城 (Manila)，再向南到馬軍礁老 (Maguindanao) 和萬老高 (Maluku)。呂宋島東面標註：“化人番在此港，往來呂宋。”人在閩南話的白讀為 lang，閩南話 r 讀 l，所以化人即佛郎機 (Frank) 異譯，明代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此處指西班牙人，詳見下文。

該圖把蘇祿畫在馬軍礁羌之東，其實是馬軍礁老之誤，即今棉蘭老島的馬京達瑙省 (Maguindanao)，考證詳見下文，蘇祿 (Sulu) 在其西部的蘇祿群島，說明作者對菲律賓西南部地理也不是太熟悉。

作者對日本不熟悉，所以圖上居然把日本的九州島和本州島畫成一個島。圖上除了有到五島、籠仔沙機 (長崎) 的航路外，還有一條是到兵庫的。《順風相送》有〈福建往琉球針路〉、〈琉球往日本針路〉，終點就是兵庫港，其回程就叫〈兵庫港回琉球針路〉。

作者對東洋最熟悉的還是萬老高地名，旁邊還標註：紅毛住、化人住。萬老高即今印度尼西亞的馬魯古地區，化人即西班牙人，紅毛是荷蘭人。圖上到荷蘭人住地和西班牙人住地還分出兩條航路，到萬老高之前的一段航路還有曲折，極為精確。這是圖上唯一標出的外國島嶼分區，作者對此最熟悉，所以很可能是在此處經商。

安汶和北馬魯古近在咫尺，而作者居然能把安汶畫錯，說明作者確實不明白白塞蘭海 (Seram Sea) 以南的地理。



朝鮮和日本

所以此圖的作者是一個常走東洋的閩南海商，他熟悉的是臺灣、日本、菲律賓和馬魯古，最熟悉馬魯古，對西洋航路不熟。至於此圖如何流入英國，就難以知曉，可能的途徑很多，這和作者的東洋商人身份沒有直接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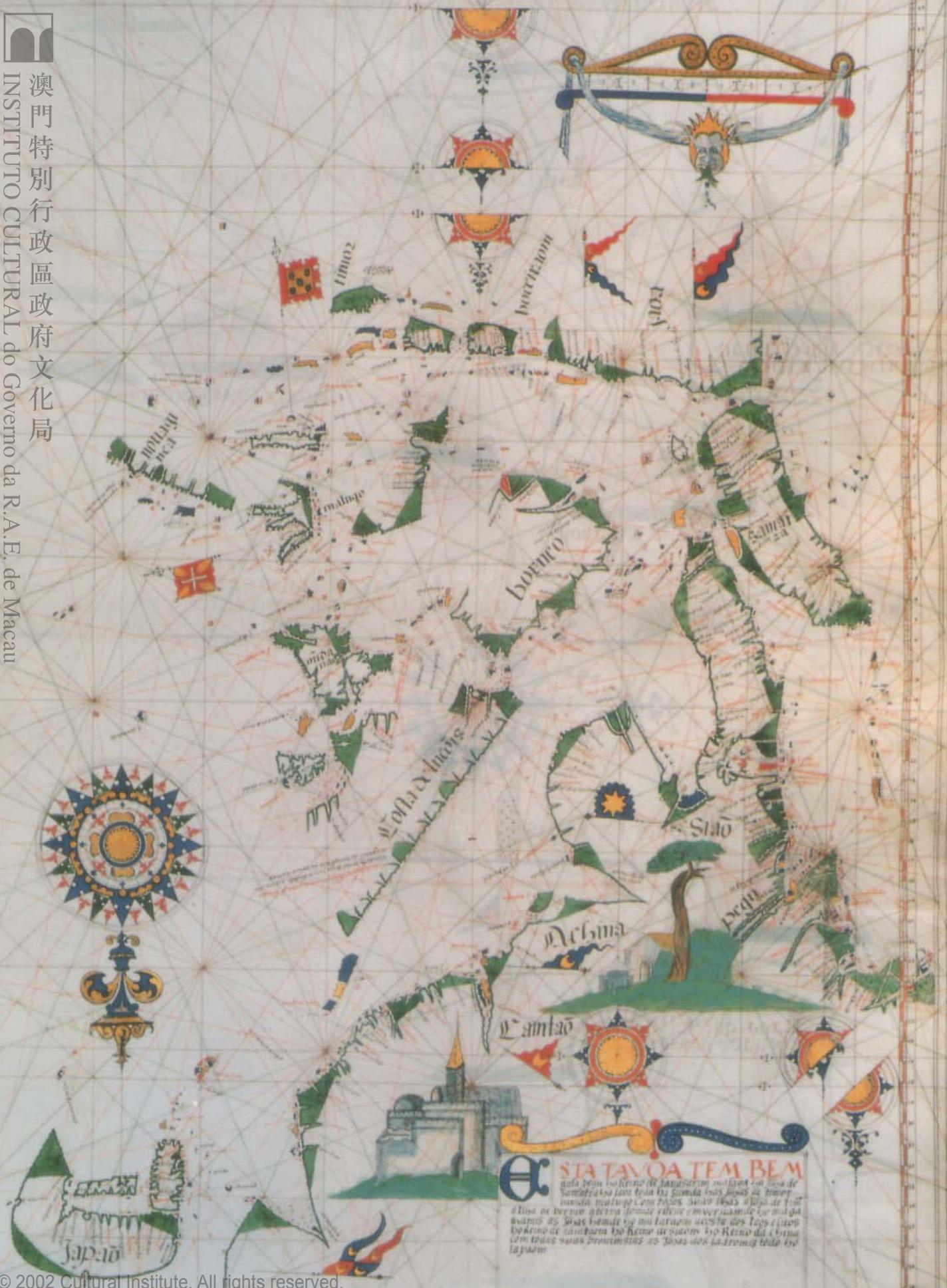
本圖的形成

圖上在緬甸的位置標出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Calicut），其實也是錯的，旁註：

古里往阿丹國，去西北計用一百八十五更。
 古里往法兒國，去西北計用一百□□更。古里往忽魯謨斯，用乾針五更，用乾亥四十五更，用戌一百更，用辛戌一十五更，用子癸二十更，用辛酉五更，用亥十更，用乾亥三十，用單子五更。

錢江先生認為此處記載和《順風相送》類似，祇是比文字簡略。考慮到鄭和下西洋抵達忽魯謨斯，所以我們一般認為《順風相送》到忽魯謨斯的針路是鄭和下西洋所用，但是我們能不能說此圖源自鄭和下西洋所用地圖呢？

其實不能。首先，此圖誤標古里位置，從亞齊（蘇門答臘）到古里的針路也標錯了。圖上從亞齊出發，用壬子、辛戌、壬亥、亥、□子，按照這個方向，到達的是緬甸，不是古里。其次，即使圖上畫出整個印度洋，我們也無法相信這張圖的底圖是中國人繪製的，〈鄭和航海圖〉是沒有統一方向的海陸對視圖，而這幅地圖的大體位置是準確的。此前中國人繪製的世界地圖祇有元代李澤民的〈聲教廣被圖〉和明初宮廷繪製的〈大明混一圖〉，〈聲教廣被圖〉已經散佚，但





是從朝鮮人根據〈聲教廣被圖〉繪製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中可以發現，〈聲教廣被圖〉的東南亞部分也不準確，祇有一些很小的圓形表示島嶼，祇是示意圖。〈大明混一圖〉也是這樣，說明中國人原來畫不出準確的東南亞地圖。

中國人雖然早已熟悉南洋航路，不過中國傳統航海圖多是類似〈鄭和航海圖〉那樣的針路地圖，是從海上看陸地的對視圖，是一種實用海圖，而非精確測繪的地圖。此圖與中國傳統海圖不同，此圖之所以能畫出大致準確的東亞和東南亞地圖，可能是參考了西洋地圖，而在中國本土部分加上了中國地圖。因為是以西方地圖為主，所以圖上的地名框都是圓形，而中國傳統地圖的地名框一般都是方形。也有可能是顯示中國和域外有別，所以使用不同符號。

因為這幅圖的底圖是西方地圖，所以圖上的朝鮮半島畫得極尖，我們看朝鮮人繪製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朝鮮半島最逼真，再看中國人繪製的〈大明混一圖〉，朝鮮半島也是方形，因為中國人也比較熟悉朝鮮半島。

因為作者參照西方地圖，所以圖上不同國家的地名用不同顏色表示，在中國傳統地圖中幾乎看不到這樣的方法。

西方地圖能大致準確地繪出呂宋島和爪哇島等地，要遲至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初期，所以這幅中國地圖不會早於17世紀初期。這和《指南正法》的年代是吻合的。張崇根先生認為《指南正法》是17世紀中期明清之際作品，因為其中大明、大清並存，有明鄭所定的思明、東都、王城等地名。⁽⁴⁾

圖上的日本畫成三角形，很像16世紀中期的西方地圖。到了16世紀晚期，西洋地圖中的日本已經漸漸逼真。和這幅圖的日本最接近的是大英博物館藏1558年 Diogo Homem 的〈從印度到日本的遠東海岸圖〉(Carta das costas do Extremo Oriente, desde India ao Japão)，以及里斯本東博塔國立檔案館藏約1560年的〈從暹羅灣到日本的遠東海圖〉(Carta anónima portuguesa,

do Extremo Oriente, desde o Golfo de Sião ao Japão)。⁽⁵⁾

這幅圖的作者用西方和中國地圖作為底圖，配上中國針路簿的文字。中國船民所用的傳統海圖就是我們在〈鄭和航海圖〉及章巽先生所藏清代古航海圖那樣的海圖，而此圖是中西結合的產物，所以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其實在明末的東南亞，這樣的中西文化結晶不止此圖一項。下文要進一步研究此圖和《順風相送》、《指南正法》的關係，研究地圖原來的內容。

《順風相送》、《指南正法》和此圖的關係

此圖地名有很多和《順風相送》相同，但是和此圖關係更密切的是《指南正法》。《順風相送》原藏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封面題有順風相送四字。《指南正法》是清初盧承恩和呂礪所輯《兵鈴》附錄。《順風相送》、《指南正法》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前者詳於西洋針路，後者詳於東洋針路。此圖也是詳於東洋，所以和《指南正法》最近。

《指南正法》一書可以分為十個部分：

- 一、開篇是航海天文和地理總論。
- 二、其後是〈東洋山形水勢〉，其實就是大擔島到馬尼拉的航路，其後是〈雙口針路〉、〈雙口往惡黨〉及回針，仍然是馬尼拉附近。
- 三、其後是三篇國內沿海山形水勢。
- 四、接着是〈泉州往邦仔系蘭山形水勢〉、〈三岳貌山〉，之後是雙口到宿霧、萬老高、文萊、長崎的針路，這是往馬尼拉航路的南延。
- 五、之後有一篇大擔往交趾針路，應該歸入第七部分。
- 六、然後是福州往琉球、寧波往日本、溫州往日本的針路，都是往日本的針路。
- 七、大擔往柬埔寨、雙口往柬埔寨、大擔往暹羅的針路，這一段都是往暹羅的針路。
- 八、浯嶼往咬留吧、咬留吧往暹羅，應該歸入第十部分。

九、暹羅往日本，其後18篇都是往日本、臺灣的航路。

十、太武到大泥、浯嶼往馬六甲、太武往彭亨、太武往咬留吧，是往馬來半島和爪哇的航路。

可見，《指南正法》詳於東洋，而且首列東洋。而《順風相送》的底本是鄭和下西洋針路，所以序言就說：

予因暇日，將更籌比對稽考，通行較日，於天朝南京直隸至太倉並夷邦巫里洋等處更數針路、山形水勢、澳嶼淺深，攢寫於後，以此傳好遊者云爾……永樂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國開詔，累次較正針路、牽星圖樣、海嶼水勢山形，圖畫一本，山為微薄。

除了開篇的航海天文和地理總論，第一個針路叫〈各處州府山形水勢深淺泥沙地礁石之圖〉，實際是永樂十九年（1421）鄭和下西洋第六次的主航線，從福州到霍爾木茲海峽。其後全是西洋航路，直到最後的十四條航路才是東洋航路。可見《順風相送》的東洋航路不太重要，很可能是後來附入的。

向達先生說：“在《順風相送》裡，收有自阿齊至別羅里、榜伽喇、古里的針路，也收有自古里至忽魯謨斯、祖法兒、阿丹的針路。到了《指南正法》，馬六甲以北才不見著錄。”他認為《順風相送》較早，《指南正法》晚到康熙末年，即18世紀初期。張崇根先生重新考證，認為

向達先生對《指南正法》的月建推算太晚，又認為《順風相送》成書下限是1590年代，所以兩書時間相近。那麼兩書內容的不同就不能用時代性去解釋，而祇能用地域性來解釋。《順風相送》作者是西洋航路商人，《指南正法》作者是東洋航路商人。

《順風相送》的〈暹羅往馬軍針路〉、〈浯嶼往大泥吉蘭丹〉、〈暹羅往大泥彭亨磨六甲〉、〈苧盤山往丁機宜針〉針路在圖上就沒有畫出，《順風相送》印度洋以西部分在圖上也簡化為文字。《順風相送》的〈泉州往杉木〉針路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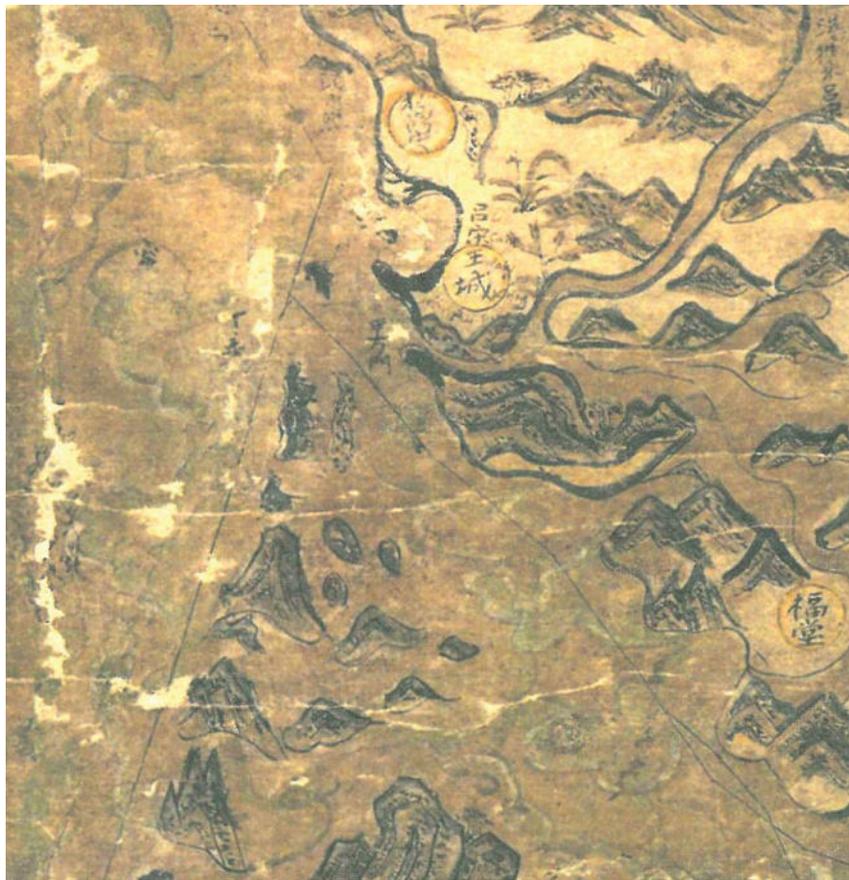
上也沒有，這條路從呂宋經蘇祿，杉木是加里曼丹島東北部的仙本那(Semporna)。《順風相送》沒有萬老高，而《指南正法》有〈往網巾礁老、萬老膏〉針路，萬老膏即圖上的萬老高，所以《指南正法》和這幅圖的關係更密切。

《順風相送》的〈暹羅往馬軍〉針路說：

丑艮十五更，取淡水港。丑艮十更，取長腰嶼，此是索羅港口。在馬戶邊，有一昆宰，東北邊有一小嶼。丑艮五更取昆侖山，遠看三個尖山，內過。丑艮十更，取聖山五嶼，在帆鋪邊。艮寅五更，取犀角山。子癸五更，取蘿葡山，門中有青嶼，在馬戶邊，帆鋪邊有香爐礁，大小四個。辰巽及巽巳，取羅婆岬。甲卯、乙卯，三十更取馬鞍山。丑艮十更，取巴里山，巡山使，丑艮十更，取陀羅山，望見馬軍山婆婆門，進港是也。

此處的淡水港是河口，此河口極為突出。長腰嶼在今文萊首都斯里巴加灣市東北，見於〈芋盤往文萊〉針路，昆侖山是今 Pulau Tiga，聖山是今加里曼丹島北部的基納巴盧山(4010米)，《指南正法》的〈往汶來山形水勢〉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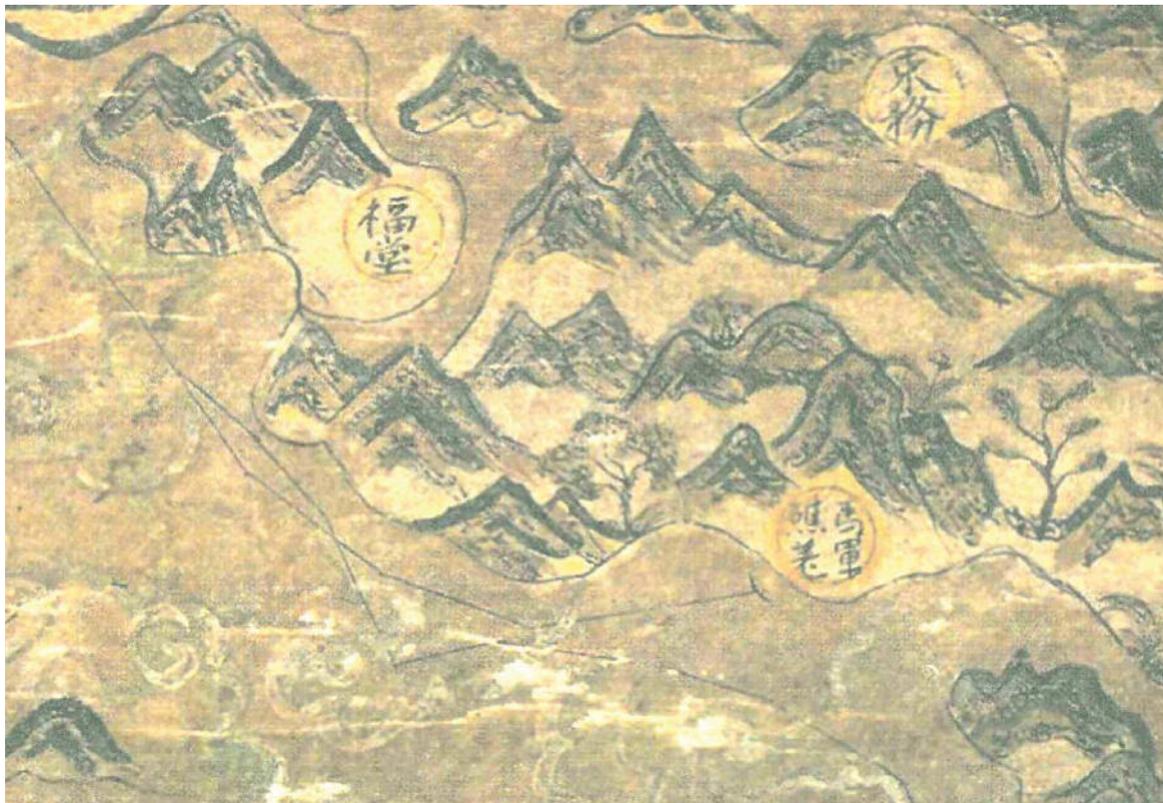
巴老員，丁未五更，平沙歧頭尾。沙歧頭尾，有老石淺，行船仔細，丁未五更，取羅僕山。羅僕山，此山高大。犀角山，丁未八更及



呂宋到文萊、萬老高航路

單丁，取聖山。聖山，充天高大。聖山下，對二個嶼是五嶼。五嶼，丁未五更，平三嶼叫昆侖。昆侖山，近看三個，遠看一個，開洋有老古石。坤申更半長腰嶼門，巡昆身使。

因為聖山極其高大，所以是基納巴盧山。加里曼丹島北端有兩個小島，即聖山下二個嶼，五嶼是今加里曼丹島北部的 Banggi、Balambangan、Malwali 等島。蘿葡山(羅僕山)也是高山，是今巴拉望島(Palawan)南部的曼塔靈阿漢山(Mantalingajan, 2,054米)。巴老員即巴拉望，由此向東到馬軍。婆婆門是網巾礁老首府哥打巴托(Cotabato)西面的 Bongo 島和棉蘭老島之間的海峽。但是在這幅古地圖上，從呂宋到馬軍的航路與從呂宋到文萊的航路在民



馬軍礁[羌]老、東務、福堂

都洛海峽會合，所以此圖與《順風相送》的馬軍針路不合。

馬軍就是《指南正法》中〈往網巾礁老、萬老膏〉針路的網巾礁老，在圖上的馬軍是馬軍礁羌，羌是老之誤，閩南話礁是 ta，所以馬軍礁老即今棉蘭老島南部的馬京達瑙省。〈往網巾礁老、萬老膏〉說：

三寶顏山尾，有嶼，斷腰，內深，可行船，單卯五更，取里高耀。網巾礁老，里高耀沿山使，盡四更，大灣即網巾礁老。

此針路從呂宋到馬京達瑙省，和地圖脗合。里高耀山即馬京達瑙省西南的 Linao 灣，從此向北到哥打巴托，向南到萬老高。

〈往網巾礁老、萬老膏〉接着是往萬老高的針路：

小相逸，巽巳十三更，取沿山，名曰髻仔山。髻仔山，其山甚大，五個山頭，東高西低，有一列嶼，七八個。龜魚山。大相逸，此山即脚桶嶼。千仔致大山。紹舞，到萬老膏。

大小相逸即印度尼西亞的桑義赫群島 (Sangihe)，原文的小相逸、髻仔山兩條顯然標題顛倒，應該是：

髻仔山，巽巳十三更，取沿山，名曰髻仔山。小相逸，其山甚大，五個山頭，東高西低，有一列嶼，七八個。

髻仔山在棉蘭老島南端，桑義赫群島主島桑義赫島分為兩部分，南面是大相逸，北面是小相逸，北面還有幾個小島。紹舞即其南面的

Siau 島，萬老高是今北馬魯古省的省會特爾納特(Ternate)。

美洛居的爭奪

《東西洋考》卷五〈美洛居〉說：

先是佛郎機來攻，國人狼籍，請降。赦其首，令守舊為政於國，歲輸丁香若干，不設兵戍，令彼國自為守。和蘭既轉張海外，無安頓處，忽舟師直搗城下，虜其首語曰：若善事吾，吾為若主，殊勝白頸（佛郎機人皆白頸，故云）。首唯唯，又裨理國事如故。佛郎機聞之怒曰：悔不殺奴汗吾刃，奴故反耶。亟治兵征美洛居，驅潤內華人，命當一隊，刑法酷急，華中途殺夷王，駕其舟遯歸。事具《呂宋考》。王子自朔霧馳還，呂宋嗣立為王，飲恨久之，益出兵竟父所志。紅夷雖主美洛，每一二載大眾輒返國，既去復來，呂宋王兵抵境外，值紅夷空國言返，斬關以入，遂殺美洛居首，立所親信主之。紅夷繼至復破呂宋首，逐之去，更立美洛居首子為嗣。自是每歲征關，遞為勝負。華人某者，流寓彼中，慧而黠，有口辯，遊說兩國間，分萬老高山山半為界，山北屬和蘭，而山南屬佛郎機，各罷兵，並雄茲土。

此處的美洛居即今特納特島，1521年葡萄牙人開始在島上定居，1570年在西班牙人的壓力下遷往南面的蒂多雷島(Tidore)，幾年後 Ternate 島要塞被西班牙人佔領。1581年葡萄牙、西班牙兩國合一，1599年荷蘭人聯合 Ternate 王子，進攻 Tidore 島的葡萄牙人。⁽⁶⁾ 1603年，西班牙軍隊從菲律賓討伐 Ternate，荷蘭人援助成功。1605年荷蘭人幫助 Ternate 人把葡萄牙人趕出此島及 Tidore 島，次年西班牙軍隊反攻，在 Ternate 島駐軍。⁽⁷⁾ 1607年荷蘭人反攻，幫助新蘇丹建造 Malaio 要塞。1609年西班牙人、荷蘭人休戰，即《東西洋考》所說二國休戰，各佔美洛居一半。1609年荷

蘭人在島上建造了 Orange 要塞，成為東印度公司的首府。1619年，公司遷往雅加達。1621年葡萄牙船長安德列·科埃略(André Coelho)給國王的報告說：

摩鹿加群島(Malucas)的大部分地區同樣被這些荷蘭人[佔領着]，尤其是丁香群島。特爾納特(Ternate)島上有四座要塞，分別為馬拉若(Malaio)、塔克美(Tacome)、塔洛克(Taloco)和卡拉馬塔(Calamata)；陛下在該島擁有三座要塞：我們的老要塞、另一個叫東吉爾(Don Gil)，以及桑塔露西亞(Santa Luzia)要塞。在蒂多雷(Tidore)島，[荷蘭]敵人有一座要塞，叫做大瑪麗埃閣(Mariequo Grande)。⁽⁸⁾

西班牙人1663年放棄了這兩個島，此時已是清代康熙二年。而此圖是明代政區，所以應是1644年前的明代人繪製，但也有可能是1644年之後的南明和明鄭臣民繪製。從圖上萬老高同時有紅毛(荷蘭人)和化人(西班牙人)居住來看，這張圖的繪製時間在1610-1644年間，和《東西洋考》、《指南正法》的成書時間接近，最遲不到1633年之後。

陳佳榮先生指出本圖在1621年荷蘭人佔據馬魯古群島之後，又未反映1624年荷蘭人入據臺南，所以本圖的編繪年代約在1624年。⁽⁹⁾ 今按荷蘭人進入馬魯古群島不始自1621年，但是本圖沒有在臺灣島標註紅毛，所以此圖編繪時間在1610-1624年之間。

郭育生、劉義傑先生認為此圖繪製時間在萬曆三十年(1602)之前，因為圖上的沖繩島標註為琉球國，而非大琉球，而1602年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把臺灣標為大琉球，把沖繩島標為小琉球。⁽¹⁰⁾ 筆者認為此說有誤，因為沖繩群島的正式國名本來就是琉球國，所謂大琉球、小琉球都是民間俗稱。臺灣島既不隸屬琉球國，臺灣島上也沒有正式國家。所以不能根據琉球國的名字來

斷定本圖年代。根據筆者研究，直到萬曆六年，臺灣仍有小琉球的稱呼，萬曆中期以後，北港興起，人們習用東番來指臺灣。⁽¹¹⁾ 此後小琉球之名逐漸不用，本圖在1610年之後成圖，所以圖上沒有小琉球之名。

這一時期，中國之所以產生了如此多有關東南亞的圖書，就是因為這時是學者所說的1570-1630年的東南亞貿易的繁榮時期，原因主要是日本、美洲的白銀大量出口東南亞和中國，中國在隆慶元年（1567）開放海禁，歐洲對東南亞香料進口激增，馬尼拉成為中國、日本、美洲和東南亞等國貿易的中心。⁽¹²⁾ 有了這個背景，我們就能明白為甚麼稍早的《順風相送》側重於西洋航路，而稍後的《指南正法》側重於東洋航路，因為東洋航路的崛起稍晚。

結 論

這幅圖的作者很可能就是一個活躍於中國、香料群島和日本之間的閩南商人。他熟悉特爾納特島的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分區，知道馬尼拉大帆船從美洲來到呂宋東部，能夠把中國的針路簿和西方地圖完美地結合，繪出這幅珍貴的古地圖。

這幅地圖的意義極為重要，因為自從《鄭和航海圖》之後，我們就看不到中國人繪製的大幅航海地圖。明初中國人雖然繪製出了《大明混一圖》這樣的大幅世界地圖，但是此圖深藏宮廷，並未對中國人產生甚麼影響。

直到西方傳教士在明代後期進入中國，才出現了中文世界地圖。但是這幅圖不僅是明末中國人自己繪製出的世界區域地圖，而且是在東南亞接觸到西洋地圖的產物，是中國民眾主動在海外探索的成果。因此，我們需要重新思考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的“刺激與反應”模式（impact-response）對中國歷史的適用程度，也許這一模式在中國多數地區或上層是適用的，因為傳統中國社會的主流是農業社會及建立在其基礎上的皇帝集權專制體制。但是在中國東南沿

海，山區隔絕了其與中原地區的交往，海洋聯結了域外的世界，此處的民眾自古擅長航海，通過海洋生存和發展。中國東南沿海不僅屬於有別於中原的海洋世界，而且也開啟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這幅地圖作為中國東南海洋社會走向世界潮流的鑒證，在中國史書中應有一席之地。

最後，筆者建議該圖改稱為“明末萬老高閩商航海圖”，因為西方學界習用的 The Selden Map 一名與中國學者目前使用的明代彩繪航海圖等名都比較模糊，此圖出自東方的中國人之手，Selden 祇是此圖的曾經收藏者，不是繪製者，The Selden Map 易生歧義。而“明末萬老高閩商航海圖”點明了該圖的繪製時間、地點和作者，所以更為簡明。

2011年8月03日初稿

2012年6月14日改訂

【註】

- (1) 錢江：〈一幅新近發現的明朝中葉彩繪航海圖〉，《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1期。
- (2) 向達整理：《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246、249。
- (3) [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4) 張崇根：〈關於《兩種海道針經》的著作年代〉，中外關係史學會編《中外關係史論叢》第一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
- (5) 〈十六、十七世紀葡萄牙人繪製的亞太地圖〉，《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委員會，1993年。
- (6) [葡]洛瑞羅：〈沒有南部就沒有印度——葡萄牙人對荷蘭人來到東方的感受〉，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2010年夏季刊。
- (7) [英]D.G.E·霍爾著、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譯：《東南亞史》，頁312-313。
- (8) [葡]安德列·科埃略：〈1621年關於荷蘭在東方實力的報告〉，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2010年夏季刊。
- (9) 陳佳榮：〈《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圖》編繪時間、特色及海外交通地名略析〉，《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
- (10) 郭育生、劉義傑：〈《東西洋航海圖》成圖時間初探〉，《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
- (11) 周運中：《林鳳、林道乾開闢明代臺灣最早漢人聚落艋港考》，未刊稿。
- (12) [澳]安東尼·瑞德：《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年》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17-28。